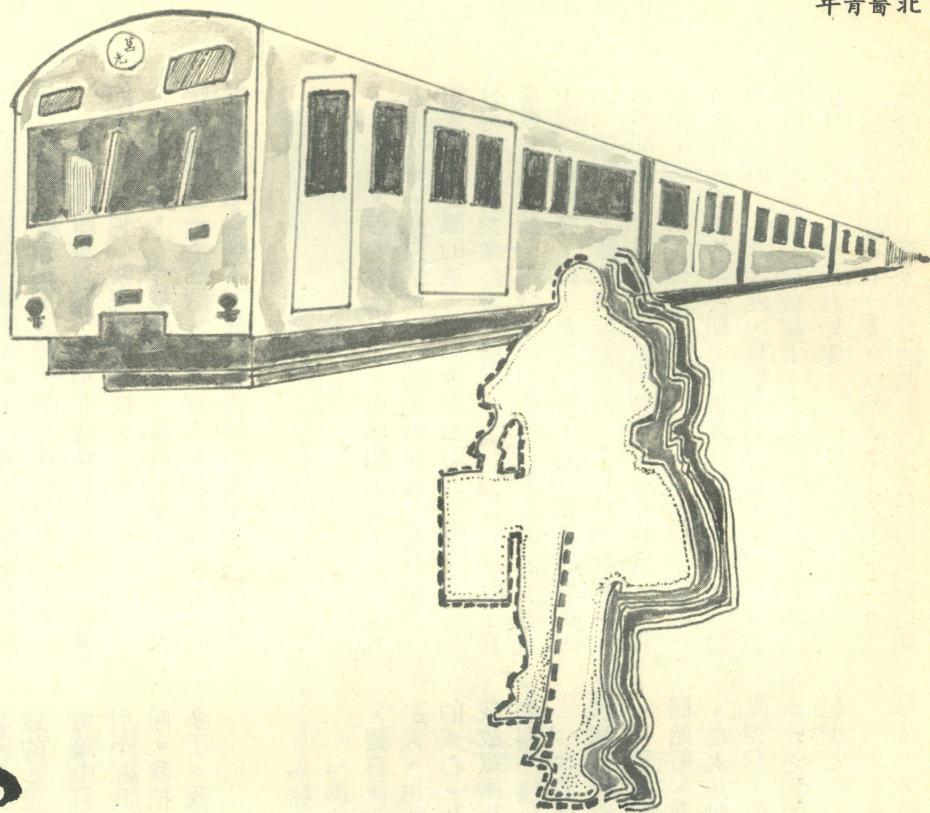




返校

車前燈

他那五短而肥腫的身軀，每一搖擺起來，就叫人有鵝的聯想。而那只皮箱——裏面除了裝上一大堆衣著什物外，就是厚厚三巨冊的解剖圖譜，顯然，也施給他一種額外的負擔。因為往車站的車擠，當他跌跌撞撞的強拖自己登上月台時，大半的旅客早已魚貫進入車廂。

藍色總能叫他深度的近視為之側目。上一回他開罪的一個人，寫信說要給他好顏色看，他就是不甘示弱地回書一封：「別忘了！我只喜歡藍色。」此刻，侍立一旁的隨車服務小姐就是一身的藍。

「小姐，請問這是A24車次，九點五十二分的莒光號嗎？」看到掛在車廂外的標示牌是「開往蘇澳」，加上出人意外的準時，他不禁傻聲的問道。

那在驕陽下顯得有點懨懨無生氣，但卻叫人領略另一種嬌憨疏懶美的面龐，點了一下頭，職業性的微笑使得兩個酒窩，飛上那散佈有雀斑的粉頰。

他沒有明確理由的道起謝來。

因為新春假期而南北走動的旅客，是如此的擁擠，以至於在他找到自己的座位安頓下來之前，著實得費一番勁。由於幌動背包的撞擊，冒犯了走道所經之處的旁人，如是招來的嘖嘖煩言，加上一顆懸而未定，著急於佔有的心，叫他額頭滲出了汗。

「早知如此，實在不該勉強買莒光的，貴死人！佔位的人又多」他毛躁地解開襯衣上的第一個釦子，心裏直打嘀咕。

列車緩緩出站了。他仍舊為插植在滿車廂，活像甘蔗株的人多而抱怨。從高中到現在，每次回家返校，他可都是不敢搭莒光的，寧可多花點時間去排對號快。一方面，固然是為了省錢，一方面也是前此搭莒光號的僅有一次經驗，叫他老不自在。

那年，身材還算瘦削，他理短了頭髮，穿上新買的卡其長褲和藏青夾克，背提了好幾公斤重的棉被袋，活像鄉巴佬進城的模樣！事實上，那的確是他第一次出遠門到台北見識見識。那一回，雖事經多年，他依稀記得坐他身旁的是一位口抽雪茄，方臉大耳，一派福相的中年禿頭紳士。瞧瞧人家吞雲吐霧，脫鞋勾腿，旁若無人的自在，叫他第一次覺得在這種鋪有地毯、空氣調節，而又聲樂嫵媚的豪華車廂

裏，他是多麼滑稽多麼突兀的存在。這種不相稱的尷尬，叫他好久好久都不敢再與買芭光號的念頭。直到這回，實在人多技窮而又得趕著回去上生理，方才破例！

車子經過豐原，他慢慢的適應了嘈雜如市集的氛圍，於是這才開始打量起周遭的人物。

首先，以眼角的餘光，他瞄了鄰座的乘客——是一位塗有厚層脂粉，帶著銀邊墨鏡，儼然貴婦行頭的女士。那耳垂下的飾環，隨著車行而做有規律的擺盪，而衣襟上火艷的一朵鍍金玫瑰，散發幾分銅臭的氣息。貴婦或因為旅途勞頓，時打呵欠，而每打呵欠就是張開血盆大口間夾雜有含混、無意義且略嫌誇張的囁語。因這緣故，在往後幾小時的共處，他未曾再為這比肩而坐的旅客，付出更一分的興趣，遑論交談。

前面一對情侶，在走道空間的爭逐戰中，時而面面相覷地靠站在一起，女的大衣，男的西裝。只聽得「咯、咯」幾聲，響自他們時而微啓的齒齒朱唇間，然後以徵詢的眼光四下逡巡一圈，就又把瓜子皮坦然的吐出來。

「媽！我要吃蘋果！」左側排小女孩銀鈴般的童聲，驀地射入了他的耳膜。

「噯！那不是你可以吃的，那是買來送外婆的禮品。忍耐點，等到台北後再另外買給你呵！」

「媽！什麼是禮品？」

「禮品就是……」母親慈祥的開始解釋著。而他望著小女孩聽得入神卻不見得了解的雙眼，禁不住跌入了沈思。

他最惦念童年的歡娛，也總是莫名其妙地容忍小孩的頑皮，進而發自內心的欣賞不成熟的舉止，這叫他有過一次一開始就沒有意義的初戀。

進入醫學院的新生訓練，他就注意到那一雙稚氣而帶有太多問號的眼睛。當然，他也注意到眼睛的主人。

自此之後，他總會有意無意在校園裏徘徊擺盪，人為的強造「偶然」，搜尋那一開始就吸引住他的眸子。她不是大眼睛，她是比別人多了一點俏麗的普通女生。自然，她是幼稚的（而這幼稚卻被他解釋成單純），也是無能的——這從她遇事老顯得手足無措，動不動就露出困惑惶恐的眼神可以推知。

一種激情的驅策，不久之後，他叫女孩對他有了那麼一點印象。然後又是耐心與遷就的半年，他總算有了初嘗相戀甜蜜的幸福。（雖然，又半年之後，他方才徹悟那只是一廂情願的錯覺，正如小孩扮家家酒般的一無意義。）

「這學期開始，醫牙合班上課，又有機會碰到她了！不知她目前情況怎樣？會不會又是虛榮得幼稚。聽林說她目前成績很糟，且變得大方多了。」他自忖著。「哼！半年前還說要真正專心用功的，居然還有兩門功課不及格？自己不好強，關心她又有何用！」他恨恨的咬了下嘴唇，把頭擺到右側去，冀望車外的景物，新鮮得能叫他爬出回憶的窠臼。

列車長一千人來驗票了。一位憤怒的小伙子，不知怎地向列車長提出一連串氣勢汹汹的指責，那尖銳的語鋒好似別人欠了他五百塊似的。列車長帶著久經歷練的穩重，以相當的世故打哈著說：

「噯！過年嘛！人多，服務自然不週，沒辦法的呀！請大家多多包涵，多多包涵！」

於是，「過年」這逐歲叫他感到不悅的大事，再一次喚醒他臨行前的不快。爸爸叫他出門前把鞋子擦乾淨點，因為——過年！而他則執著於二十多歲成年大男人的自尊，不喜歡父母的囑咐——特別是對小事的嘮叨。

「爸爸實在挑不出幾個大缺點，就是死板！固執！」他一向就不齒那種浮躁而新潮的年輕人，也不承認「代溝」的嚴重性，可是在回家與父母相處了一個月的時光之後，返校——卻也成為他逃避單調與厭煩的寄託。

中壢站的站長目送他們飛駛而過後，車子就愈發賣力的滾動起來。不經意間，他想起「飛越奪命橋」裏為黑死病所襲隆隆疾駛的列車。

「一百二十哩的車速，究竟是怎麼個快法？一公里是一千公尺，一公尺是一百公分約等於我邁出一大步幅的長度。一哩是……，一哩到底是多少公里？唉！真要命，唸了大學反而概念全沒了！」他以手指輕扣腦門，無可奈何的歎起氣來。

恍惚，在不自覺的時間流程中，台北已經近在眼前。

「各位旅客，本次列車的終點站——台北，台北就要到了，請各位旅客先收拾好自己隨身所攜帶的東西，車停止後也請各位按次序……」他老懷疑這是錄音帶的聲音，否則透過麥克風的媒體，它們怎會有如此相近的頻率、響度和聲品！

他立起身來，伸個懶腰，就要取下行李。習慣性的自勉辭又在腦海重播——這學期可真要好好用功了，上學期原本說要考八十分的，結果七十六也不到，這次可不能再說著玩得……

走出車站，他只覺眼前一陣昏眩。

「這些人簡直莫名其妙！螞蟥也沒有這麼多！」他恨恨的踢起一脚，幾許游走的灰塵，在可見光柱裏無聲息的揚散開來。